

人间物语

## 坐地兰

| 吴丽娟 文 |

五岭龙胆的茎脉中，隐藏着极小的水系。

这个霸气的名字，对应的却是一株温雅的植物。有人称它为坐地荷花，而我们浙江庆元人则喜欢称它为坐地兰。

它低矮的植株贴地簇生，衍生出的多个分枝的顶端，有古钟形的花朵长出来。花朵从底下往上，是渐变的蓝紫色，花冠顶部的蓝色最深，素静地开在秋风中的林下或者山坡上。花儿经常有九小朵，又被人称为九头青。

我伸手拔出一株，摇着手腕甩掉附着在这株植物根部的泥土。将它的花朵放在鼻尖上细细嗅了一口，一股淡然的苦味，透过我的鼻腔，流经呼吸道，沁入肺叶。我把这口气慢慢地吐出来，将它举得更高一点，贴近右耳。这样，仿佛就能听得见茎脉里晃荡的水流声。

这熟悉的体验，源自我童年在祖父坟前扫墓时，母亲让我采摘坐地兰的亲历。

而彼时，我正在祖母的墓地前。时间是2023年农历八月初二上午。前些年来扫墓，我们从未发现坐地兰这种植物在此生长。我和父亲、弟弟最担心的是祖母的墓地被芒萁一类的蕨类植物占领。

五岭龙胆是什么时候开始悄悄生长在这里的呢？父亲说，他也不得而知。

在我的家乡，有这样一个习俗：若是当年清明节在闰月里，就要待到农历八月初再择吉日到祖先墓地前祭扫。2023年清明节恰好是闰二月十五，于是父亲等到八月初二才带我们来扫墓。

前一夜刚下过雨，就在我们准备去山上扫墓时，乌云便开始褪换衣裳，试图将自己打扮得更靓丽一点，去搭配秋日高远的蓝天。

出门前，母亲特意叮嘱我，让我在祖父墓地前多采些坐地兰回来。母亲自己虚火旺，一年四季都喜欢用一些降火的植物泡水喝。坐地兰、苦草、车前草，都是她所钟爱的。而她一定未曾想到，我们在祖母墓前，便已经收获满满了。

祖父和祖母的墓地，四周的土质差别很大。祖父墓前是质地黏软的黑土，墓地的四周有很多针叶树种，地上总是落满了松针。坐地兰呢，就从这黑土地中冒出来，穿过松针，在树荫底下缓缓生长。

而祖母的墓地呢，则是松散的黄沙土。墓地的四周，非常开阔，光线极好，生长的都是低矮的植物。环境、土壤差别如此之大的地方，在祖母长眠了二十多年后，竟长出与祖父的墓地前面相同的植物，这让我们都感到十分惊奇。

自一周岁断了母乳之后，我便和祖母同眠。那时的祖母已寡居27年了。打我懂事起，每天入眠听的最多的都是关于祖父的故事。祖母给我讲他们初次见面时的场景，讲祖父去漳平做香菇生意的事情，讲祖父的求学经历，讲他们那些未能抚养成人的孩子们……

当然，祖母也多次讲到祖父去世时的场景。那是1960年，祖母并没讲明季节，但很容易让人想到冬天。祖父去世后，没钱请风水先生看墓地，是裹脚的祖母爬上一座山自己看的风

水。

祖母说，当她爬到一个地方，远远望去，山对面有两个树互相依偎着，她便想起了我的伯父和我父亲，他俩的名字里，分别有一个榕字，一个松字。祖母看到这两棵树，悲恸的心突然升起了一丝希望。她期冀自己的两个儿子虽然失去了父亲，但能够互相扶持，长大成人。

祖母从未讲过，她爬山看墓地时候所经受过的身体的痛苦。那时的她，心中的痛苦已经盖过了所有身体之痛了吧！之后，我听村子里一个长辈跟我说，祖母年轻时因为裹脚不方便下地干活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都是请人帮忙干农活的。而祖父走后，她去梯田里，是跪着行走的。而自己充当“风水先生”的祖母，是如何爬上一座又一座山为祖父选择安息之地的呢？布鞋包裹着的三寸金莲，如何抵得过那些粗砺山石路面的千磨百折呢？

我不知道那时候，安葬祖父的那片土地是否已经长有坐地兰这种植物。即便是有，伤心欲绝的祖母她又能否留心看到呢？这些细节，我已经无从得知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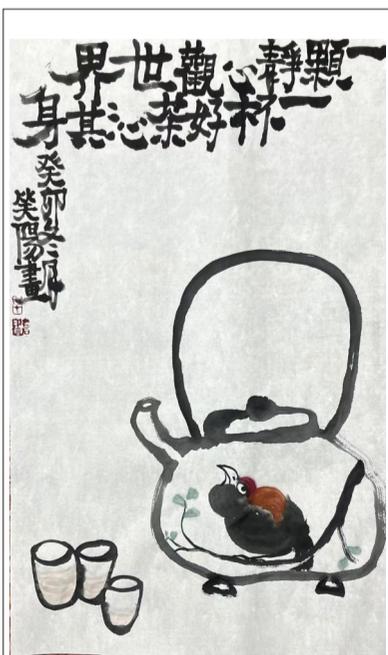
穿过时间的山岭，我看到了一个妻子对丈夫的崇拜和思念，以及深深的不舍。

相隔41年离开人世的祖父和祖母，没有同穴长眠。又经过了22年，他们的墓前才长出这些相同的植物。发现这一切的我，是那么感动、欣喜。时间和空间，在这一刻仿佛是虚无的，不受限的。

这些坐地兰花，它们虽未并蒂而开，却用一种无言的方式，守护着一段忠贞的感情，告慰着两颗相知相思的灵魂。

我试图去古诗词里去找寻这花的影子，却没有如愿。或许是它们太过于卑微了，入不了诗人的眼。就像是我的祖母和祖父，他们也是历史洪流中卑微的存在，鲜少人能够知道他们。

或许，只有无言的大地，会默默记着它们和他们吧！



一颗静心

插画 笑阳

吴风越雨

## 乡遇

| 朱丽娟 文 |

前几天，表妹打电话我，说我从宜兴带回的高粱酒不错，喝了不会头疼，提议一起前往加购。

以制酒者老俞姓氏命名的这款叫俞梁液的高粱酒，包装如美术里的白描，简单，不易入眼，但是品之却回甘醇厚，原汁原味的酒香丝丝入味。酒都藏在家里的酒窖里，都是原浆原液，良心价格，从不兜售叫卖，只等有缘人前来寻觅。我们就是有缘人，就这样，我和表妹、表妹的老公一起踏上宜兴之旅。

老俞的家离乾元村不远，酒是我乾元之行的副产品。乾元村至于我，既陌生又熟悉。近段时间和朋友去了几次，看犹如被天使吻过的天空之境，纯净明亮得可以涤荡灵魂。也认识了几个乾元朋友，他们真诚、热情、善良，一如乾元村澄澈的山泉水，温情脉脉，周身涌动着对生活的热忱。

得知我要去乾元村，朋友之一乾元村网红民宿乡遇的管家张老师一早就加微信联系了我，询问我什么时候到，有几个人同去，她说那天凑巧有空，会在村里的见花民宿等着我们吃午饭，让我觉得像久违的朋友一样亲切。

张老师的土生土长的乾元大姐姐，她风风火火，快人快语。每一次都会把乾元出产的产品如数家珍般介绍给大家，口气中洋溢着对家乡的热爱。

记得第一次我们在乡遇民宿的玻璃茶吧喝茶聊天，张老师将这泡茶的水取自乾元村水域，这里的水澄澈明净。吃饭的时候，端上桌的是山里红烧地锅散养鸡，鲜香无比，鱼是山里池塘里捞的，肉质鲜嫩，唇齿留香。小火锅的火苗不停地跳动着，映照着张老师有些兴奋的脸庞，也深深地感染着我。我望着民宿白墙上乡遇两字，眼里有些湿润。

几个画面在我心里不断叠影，交织，与乾元村，这个远离喧嚣之地的偶遇，便是一种他乡遇故知的质朴乡遇。

几年前，我随一个乡村旅游考察团去了宜兴的一些乡村旅游点。一路马不停蹄，觉得宜兴真是无锡的一个露天大花园，山山水水之间，藏着很多宝藏秘境，每一处让人惊喜、着迷。一处处亭榭露台，如莲花出水舒展于碧波之上，一座座精巧的风情建筑依山而建，掩映于婆娑花木中。睡在有着落地大窗的房间，拉开窗帘，满屏修竹摇曳，斑驳的阳光洒满房间，早晨，被早起的鸟儿的欢唱叫醒。不禁感慨，偷得浮生半日闲，与自然相融，足矣。

那次考察的最后一个点就在乾元村，由于去的地方多，那次我并未记得地名，只记得村委所在地在一处山头上，站在村委前的开阔地，有一种俯瞰天地苍穹的旷远辽阔感。中午用膳我们去了一个名叫乡遇的民宿，临着一条涓涓流淌的小溪，一间很大的玻璃茶房一溜摆着很多卡座，我们喝着用澄澈的山泉水泡制的宜兴红茶，听流水潺潺，看溪水对岸的人间烟火，恍如走入年轮里的老

时光中，那里有熟悉的乡邻，那里弥漫着熟悉的味道，离别的时候，竟生出丝丝不舍。

也许是机缘巧合，一次说走就走的短途游，朋友把我带到了乾元村。

那次到访正是桃红柳绿的季节，乾元村开启了她的盛世美颜，随处都是美到心醉的风景，绵延逶迤的茶树坡上，一行行海棠树嫣然盛开，像一团团粉色烟雾萦绕在茶树上方。顺着山道行到山顶，登上乾元观景台放眼眺望，360度无敌美景一览无遗，那如潮水般涌动的明媚清新的绿，在日光映射下，深深浅浅，变幻无穷，一处处河塘如一汪汪明眸闪烁其间，繁花似锦点染巨幅绣山丽水。不禁想起大诗人李白的诗句：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置身于此，一种叫愉悦的因子在身体里妙不可言地滋长着。

在茶树田里，我们遇到一位采摘春茶的茶农，上前搭讪才知她年纪已近八旬，可是依然健步如飞，脸上洋溢着幸福快乐，她笑着说自己还年轻着，自己闲不住，每天爬山采摘茶叶，不仅可以锻炼身体，看看越来越漂亮的村庄，还可以得到一份收入，她说这样的生活她很知足开心。听了她一席话，我们不由对老人肃然起敬，大概这就是茶乡劳动者的底色吧。

那次午饭后，正在老家宜兴某镇上休假的文友非儿听说我们在宜兴，立马驾车风风火火地赶来要尽地主之谊，她在和我们继续游玩了一个景点后，诚恳地邀我们一定要到她的家乡去看看，她说她家门前的油菜花开成了金色花海，或者可以去她老家附近的文旅景点看看。认识非儿已久，我和她一见如故，她真诚善良，聪明漂亮，文字干净充满灵气，以前一直不知道她是宜兴人。

一方山水养一方人，这甘冽明净的山水和清新宜人的空气滋养出的是温良淳朴的气质，一种由内而外自然流淌的东西，回想起来，好多次到访宜兴，遇见的他们无一例外都是这样的热诚，他们总是想把最好的东西呈现在你面前，在他们的眼眸里我读到了真和善。

到了一定的年纪，看过很多事，走过很多条路，遇见很多的人，拜访过许多陌生的地方，很多次的遇见，有些擦肩而过，过目即忘，有些一眼就入了心，倍加亲切，比如乡遇在乾元。

每到春暖花开的时候，我都会有相遇乾元的冲动，每一次去都有新的发现，新的惊喜，那里的山水风物一年四季都演绎着不同色彩。其实乾元村是风情万种的，纵有一千次的乡遇，每一次都不会让你失望。

淳朴的风土人情，绿色的有机土产，滋养着山乡不断拔节生长。这里有我心仪的美景，更有一种他乡遇故人的美好和温暖，这脉脉的温情可以抵御季节的寒冷和遭遇不快后的不顺心。